

芬芳
一叶

母亲三月爱养鸡

◎郭希华

三月,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。站在春天的跳板上,眺望一望无垠的春色,走进农贸市场,看到一大箩筐雏鸡,禁不住蹲下来,摸摸可爱得要命的雏鸡。

记得母亲喜欢在这个季节,挑一捆新鲜的稻草,花几个疲劳的晚上,扎一个结实的稻草箩筐,在这个箩筐里养上十几只雏鸡。母亲说不上是养鸡专家,只是她不把鸡当家禽,而是当“家亲”,而且养鸡的成活率高。记得,刚被捉回来的雏鸡,步履蹒跚,身子摇摇晃晃,相互簇拥着,个个往里边挤。母亲既知道小鸡仔怕冷,又知道它们在陌生环境里有恐惧心理,于是,把箩筐搬到床前,母亲的打呼噜声对小鸡仔来说,是最美的,是可以放心入睡的歌谣。

睡到半夜,母亲会起床给小鸡仔加餐,我们睡在被窝里羡慕死了。母亲抓一小把被她处理过的硬度不撑胃的饭粒,撒在小鸡仔跟前。小鸡仔听到了什么,个个下意识有节奏地啄米,大部分啄不到嘴里,但依然乐此不疲,有几只呆萌的,啄垫在它们爪下的报纸上的文字。我看了,大夸小鸡仔聪明过人。长大了,吃了它的蛋,肯定成绩双黄蛋。

母亲不忍心让小鸡仔们空着胃,被自己无知戏弄,没经过我同意,用我的黑墨水在报纸上刷了一遍,等干了,放在箱子底,撒下一把用面粉处理过的白色饭粒。小鸡仔们听到稀里哗啦的声音,一下子散开,很快就能准确找到食源。

为了不浪费我的黑墨水,母亲给小鸡仔喂完食,就把黑报纸收起来,开食的时候再用。直到实在不能再用了,母亲会同我商量,答应卖了鸡蛋,第一个给我交学费。

啄粟饮水孰教之,天机自动曾何疑。三三两两旋母脚,出入南北相追随。

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,小鸡仔可以放在院子里自由奔跑了。小鸡仔一天天长大了,有的仗着翅膀跃跃欲飞。母亲为了让它们不拥挤,又扎了一个稻草箩筐。公鸡和母鸡各占一个窝。

每天早上,我和妹妹负责把箩筐搬到屋外,将箩筐倾斜,放飞被困了一夜的小鸡。心急的,还没等我挪动,只要掀起一层遮光的布,它们就扇动稚嫩的翅膀,连滚带爬出了屋子。

到了夕阳西下,小鸡们条件反射,个个跳进箩筐。等一个不少,我和妹妹把箩筐搬进家里。

一天,天气有点闷,妈妈催促我们说要下雨,我和妹妹做完作业,又帮妈妈抢在雨前把妈妈手里活儿干完。晚上搬箩筐的时候,家里塞满了母亲不舍得淋雨的农具,还有邻居家寄存的拖车。

我和妹妹决定,把平时并排放的箩筐叠起来。这样才有立足之地。

半夜里热得像是过夏天,几阵雷声后,下起倾盆大雨。

雨停了,天也亮,我起床搬箩筐,搬走上面公鸡箩筐,发现不对劲。起初,以为母鸡们睡得香,可是,仔细一看,它们有的眼睛半睁半开,有的眼睛紧闭,有的歪着脑袋,身上的鸡毛湿漉漉的。

我连忙搬到外面,可是,它们……有一只摇摇晃晃想站立起来,最后还是倒一边。

母亲见了,号啕痛哭,长这么大,头一次见母亲如此痛哭。

我的学费、欠人家的钱,还有下个月的柴米油盐泡汤了。

雨洗尘沙不受侵,短篱横圃带秋阴,城居不改山林味,世上何人识苦心。

时过境迁,母亲87岁了。我问母亲,三月春暖花开,你还养鸡?

母亲说,小区里不允许。言下之意,如果条件允许的话,她还是乐意去做我们无法忘记的事情。



旺友闹春

◎侯德剑

致敬王世襄医师

◎仲崇俊

最近,搬办公室整理抽屉时,发现了一只U盘,插上一看,原来是几年前,早期“海默”的王世襄主任医师送给我的大量的“心脏病诊治经验”资料之一。当时,因为工作繁忙未及细看,现在正好有时间点开来认真学习。

盘中有大量“心电危图”的鲜活病例,是他和南通一院资深电生理专家黄建飞在临床工作中观察、探索、总结出来的,指导临床医生如何识别隐藏在心电图背后的巨大风险。在这些资料中间,我突然眼前一亮,看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文件:《王世襄回忆录》。

回忆录是以PPT形式写的,总共448张,其中,有许多的空白、重复和错误,可以想象他老人家当时的身體和精神状态。

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,我点开来看了一遍,热泪盈眶,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王世襄主任医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王世襄原名王香,自幼聪明好学,小学二年级作文《我的母亲》获“甲等”,贴在墙上,令他“至今难忘”。初中毕业,他被分配读速成师范,后与同学互换读“卫校医师班”。毕业后,他被分配至如皋县九华卫生所,后调至县人民医院,几经周折调到南通中医院,途中被第一人民医院截胡,创建了急诊科……

王世襄是我的老师。那是1982年,我在如皋人民医院实习,王世襄已是该院内科主治医师。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:高高瘦瘦的个子,每天上下班总是“若有所思”地微微弓着腰、低着头,急匆匆地走路;而走在他后面的外科蒋主任永远是“目中无人”般昂首挺胸、阔步前进。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后来一直想做个外科医生!

王世襄学历不高,但不影响他成为一方名医。彼时的他,已经拥有“王大胆”的称号。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许多

“大胆”的工作,令我拍案称奇。

20世纪50年代末,没有B超和CT,看病全靠医生视、触、叩、听。一例病人肝肿大,疼痛,在外院诊断为“肝癌晚期”。他经过反复询问病史和仔细体格检查(其实就是手摸),认为是“肝脓肿的可能性”比较大。在病人床边,他在没有任何辅助定位的情况下,徒手实施肝穿刺,一针见脓,抽出500多毫升。最后,病人痊愈出院。

县人民医院不同意他再考大学,20多岁的他为了能参加高考,自请下乡工作。在东陈卫生所工作的一个冬天的狂风暴雨夜,他遇到一例孕妇“胎儿窒息、死胎”,命悬一线,他“容不得多想,果断动手”。而他的底气仅仅是在县人民医院“兼做过一段时间麻醉师,看见过接生和难产手术”。他煮沸消毒了仅有的几把手术器械,将死胎取出,保住了产妇的生命。他写道:“现在想起还有些后怕,真是王大胆。”

试想一下,当时在一个简陋的卫生所里,如果是我,作为一名无助的年轻医生,会不会惊慌失措?想不想采取最稳妥的办法,让家属用门板将孕妇抬到县医院?

王世襄之所以成为我心目中“伟大的医生”,并不是因为他是个“王大胆”,而是因为他对病人大爱无疆的胸怀,他对医术刻苦钻研的精神。

苏北第一例流行性出血热的病人是如皋人,病情凶险,很快休克,专家会诊也不能诊断。就是因为他认真阅读医学杂志,发现有类似的病例报告,然后就端着病人的尿盆仔细、反复观察,终于发现了“尿膜”,从而得以明确诊断。

患者席某,患支气管内膜结核,持续咳嗽,痰菌阳性,传染性极强。他冒着被传染的风险,每天用导尿管插入气管注入抗结核药,持续20多天。最终,病人痊愈,至今健在。

岁月
流金

在如皋工作时,正是菌痢高发的年代。一石姓患儿,因腹痛、便血两天就诊,当时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检查,无法确定诊断。他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,亲自将患儿的血便用清水漂洗,观察血便的成分。有脓血的是菌痢;无脓、有血,且找到血丝(凝血)也是菌痢。结果,该患儿的血便中无脓,反复找也无血丝,他考虑是“小儿肠套叠”,送外科手术,切除坏死的肠管,痊愈出院,至今身体健康。

他说:“道理很简单,菌痢是溃疡出血,会凝血。而肠套叠是套叠的肠管渗血,没有纤维蛋白,不可能凝血,一根血丝没有。”

不禁想起,若干年前,我们的值班医生为患儿是否“小儿肠套叠”的诊断争论不休,甚至推诿,误诊误治,引起了多起医疗纠纷。在王世襄主任医师的面前,我们不应该感到汗颜吗?不是他使用的方法有多先进,你甚至可以说是笨拙的,不十分可靠的。但是,我们要学习他视病人如亲人,千方百计、想方设法抢救病人生命的精神。

王世襄不但医术高明,而且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。

一个烈日炎炎的夏天,他从卫生所步行去县人民医院开会的路上,口渴难当,就拔了路边人家的萝卜解渴,在拔萝卜的地方放下了两分钱。

王世襄关心年轻医护人员的成长,手把手带教,倾囊相授临床经验,培养了许多医疗护理骨干,赢得了大家的尊敬。他被选举为南通市人大代表、南通市政协委员。回忆录还贴出了几十张剪报,都是对他褒扬的报道。

王世襄的回忆录里,记录了妻贤子孝、儿孙满堂的家庭幸福生活,也记录了在灾荒时期,与同事打野狗、吃狗肉的故事。还有招待远道而来的同学就一个菜:一脸盆螃蟹。还有二十岁生日,买了一捆萝卜,与大家分享,庆祝自己的生日快乐等趣事。

向王世襄医师致敬!